

# 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记忆

□ 何冰流(82级热汽系)

毕业20周年了。重新翻出20年前读过的书浏览一遍，书中依旧还夹杂着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忆的东西：学生证、校历、班日志、成绩单、毕业证、发黄的照片……看到这些东西，又想起了在清华园苦读的身影，在运动场滴下的汗水，在黑龙潭公园留下的欢声笑语。

## 学生证

小小的学生证上记载的不仅仅是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荣耀，更是对中学阶段努力学习的结果的承认，也是为清华发扬光大的重托。从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刻起，就特别盼望能早日手执学生证，胸前别校徽，终于等到了8月27日报到的日子。

把简单的行李往宿舍门口一放（行李也就是一个铁桶和一张草席，还有毛选1~4卷，这是录取信中要求必带的，到出发前急忙从书店购买的）。偌大的校园，真难分清东南西北，不一会儿就迷路了，到处乱闯。好不容易回来，发现行李进了宿舍了，这个看似举手之劳的工作，是尊敬的班主任马恩德老师干的，他还亲自领我去楼下报到。一会儿功夫，饭票、房间钥匙、学生手册、课程表都有了，知道了三院、清华学堂、体育馆、六食堂……西大饭厅的开学典礼过后，看过最新电影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，宣告清华园内的学生生涯正式开始了。两天后拿到了学生证。

现在端详学生证，25年了，字迹开始模糊，骑缝章开始掉色，无色的“清华”钢印痕迹也暂隐去，只清晰见到一个纯真的年代，一张尚洋溢着朝气的照片。

## 校历

虽经20多年风蚀，但岁月终究

未能让原本就是黄色的B4纸印刷品变得更深黄，倒是其中的黑色字体有所褪色，可依旧能看清每周的日期和安排。这是一张三年级的校历，每周六天上课，没有长假的概念，校庆日用红色标出。这张校历伴随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年时光。

这一年正好是安排第二次生产实习的学期（第一次是校内实习工厂的金工实习），也是正式实施暑假短学期的第一年。我们实习点在上海某发电厂，条件比学校艰苦，租住厂外民房，天气闷热，没有空调和风扇，也没有电视看，吃饭在实习厂的食堂，洗澡在实习厂的澡堂。铁架床七八个人睡一房，人气就够重了，不论翻开谁的席子没有一个不长“毛”的，就是这样还能照样睡。有一天，厂里不知何事安全阀起跳，吓坏了我们这帮学生哥，白雾腾空，如雷巨响，师傅们忙碌地走动，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。

## 班日志

这是一本蓝色封面的硬皮抄，厚厚的一本，记录着热二班的重要活动，由各个宿舍轮流记录。里面记录的无非都是新斋同学以“春雨滋润春苗长”、“北国之春好气象”之类的甜故事，一号楼同学则记录“球场上的英姿”、“舞池内的娴熟”为话题。也有一些素质高的同学记录一些不酸不咸的语句，往往引来后边的同学先评论一番再表现自我。

最有特点的文章，我认为是陈红辅导员的那篇，把前面所有的文章的错别字、病态语句找了出来，居然连成了一篇绝妙的佳作。不信？在“咱们班”的相册里已制成.jpg文件兹证。

可惜只记了10多篇就断线了，

不知何故。20多年来曾向多位同学打听，无人能说得清楚。离校时再次检查宿舍清出的垃圾，居然发现了这件“宝贝”，保存至今。

## 老照片

有限的几张老照片，有着更直观的回忆价值。



这张在上海闵行电厂实习时的照片，想不起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同学在照片上。当时只有一条沪闵路，公交车也只是一条线。后来虽多次到上海，却未能再访闵行，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可能徐雪源、黎旭东、刘增勇、王傲成几个在上海发展的同学会有所感悟。



这一张，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，但可以肯定是郊游时照的，从背景看好像是植物园，当年的男同学意气风发、女同学珠圆玉润，见谁都那么可爱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一个个在脸上写下了数道沧桑的年轮，多了几分成熟的魅力。

## 毕业证

毕业证是5年学生生涯的浓缩，

# 再过二十年 我们还相会

□ 马杰(82级水利系)



25年前的秋天,来自全国各地22个省、市的31位同学,唱着“水利建设者之歌”,聚集在西山脚下、清华园里,组成了一个集体——水工22班。开学不久,由于两位同学的身体原因,先后休学,这样我们这个班就只有29位同学。

我们这个班的特点是同学大多来自中、小城市和农村,朴实、善良、真诚、好学是我们这个班的特点。从入学到25年后的今天,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,也没有成就什么著名人物,大家都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,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
正因为这个特点,所以当我们班出现一位孔繁森的人物——刘宝安时,我们竟不知道他在何处。只能从网上查出他是山东省的第三批援藏

苦学本领5年为的就是这张有着高景德老校长签名的证书。

记得1987年7月9日拿到毕业证,7月10日学生要离校。9日晚上,大家都拿着《毕业纪念册》到处找同学签名、留言,这是在清华度过的最后一晚,很自由,通宵达旦的不熄灯,男女生宿舍都很随意地进出,大声讨论问题没人烦,这是5年来唯一的一次。

干部,在聂拉木县任城建局局长,其他一无所知,至今也联系不上。当然这是一个特例,我们班其他28位同学都有联系。3位在海外,剩下三分之一在北京,不到三分之一在深圳,其它在全国各地。

至于现在干什么专业?只有四分之一与水利有关,但绝大部分都在干土木工程。从南水北调西线的设总到城市立交设计师,从工民建结构资深设计老总到朝天门长江大桥的指挥,从核电站土建专家到金融系统银行行长,从科技型经济实体老总到房地产开发商,处处都有我们班同学留下的足迹。专业已经不太重要,清华培养出的能力是我们发展的永恒动力。

不管是什么时候,只要外地同学来京,或是北京同学去外地,只要一声招呼,大家就会聚到一起,说起现在、聊到从前。

还记得到北京的第一个中秋(也是国庆节,据说每十几年才能有一次中秋、国庆同一日),我

7月10号的日子,基本上在北京站度过的,每送走一位同学就要哭一次,大老爷们的这种行动,还得到了列车员的谅解。等到我走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半,外地的学生已基本走完,送我的只剩下北京籍的同学,也不哭了,哭不出来了,大家相约要多见面。

如今20年过去了,毕业证从工作报到、入户口到职称晋升、职务

们全班一起步行到颐和园赏月的情景;想想在清华200#虎峪沟的工程测量;大家一定忘不了国庆35周的地图方队;更难忘的还有浙南紧水滩生产实习的日日夜夜。所有这一切,都留存在我们水工22班的每个人记忆中。

我们离开学校的20年,正好是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。也正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。当20年前电脑还很稀罕的时候,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我们今天随身带的笔记本,更没有想到我们能拥有小汽车。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,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,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当我们享受着物质文明的同时,我们在问:现在有多少人不要加班?有多少人周末能和家人在一起?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,所以产生了“深圳速度”,所以不少人都在透支身体、玩命工作。当我在西欧看到周末空荡荡的大街,看到所有紧关大门的商店,我才知道什么是经济发达。所谓的“深圳速度”,并不是经济发达的标志,而是恰恰相反。

我们无法做到向西欧人那样去生活,但我们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。清华有一句口号: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,我们用不着工作到70岁再退休,但起码要健康生活50年。我希望我们以后再过20、30年,还能来相会。☑

提拔再到竞聘重大事项无一不用到它,但多见面的承诺却落空了。毕业后天各一方,分布世界各地,能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少,有的同学工作后就失去了联系,再无消息,实在想念。

借毕业20周年之际,呼吁同学们抽空多上校友网,约定在网上“见面”,多留言,多联系,这是热2班的阵地。☑